



无障碍阅读权威版



〔清〕李汝珍著 易仲伦注

镜花缘

〔注释本〕



镜花缘

〔注释本〕

〔清〕李汝珍著 易仲伦注



小说馆

无障碍阅读权威版

缘

【注释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花缘:注释本/(清)李汝珍著;易仲伦注.一武汉:崇文书局,2015.1
(崇文馆·小说馆)

ISBN 978-7-5403-3756-8

I. ①镜…

II. ①李… ②易…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7325 号

法律声明:本作品之装帧设计、著作权、出版权、发行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任何未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

镜花缘

选题策划:王重阳

责任编辑:刘水清

封面设计:木头羊工作室

责任校对:万山红

责任印制:李佳超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有限公司

发行热线:027-87679729

网 址:www.cwbook.cn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邮政编码:430070

印 制: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716-8325988

开 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25.75

字 数:416 千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3-3756-8

定 价: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调换)

前言

《镜花缘》是清中叶李汝珍所写的一部小说名著，凡一百回。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苏州原刻本，有许乔林序、洪棣元序及孙吉昌等六家题词；道光十年(1830年)广州芥子园重刻巾箱本，除许序、洪序外，又增麦大鹏《镜花缘绣像序》、谢叶梅画像108页及其《自序》；咸丰八年(1858年)广东佛山连元阁刻本，有像；同治八年(1869年)翠筠山房刻本，有像；光绪十六年(1890年)上海广百宋斋石印本和铅印本，有图。李汝珍(约1763—约1830)，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早年随兄移家海州(今连云港市)，兼通音韵学、医学、算学，乃至星相、占卜、琴棋书画、灯谜酒令。终生无功名，只在河南做过几年县丞。《镜花缘》是他四五十岁时完成的，前后历时约二十年，在大开洋禁的背景下，这部描写海外游历的作品倒也适逢其时。

《镜花缘》开头写武则天篡唐建周，醉后下令百花于严冬齐放，众花神不敢违令，由此触怒天帝，被贬为凡间的一百位才女。首领百花仙子托生为岭南秀才唐敖之女小山。据宋尤袤《全唐诗话》：“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许可，寻复疑之。先遣使宣诏曰：‘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凌晨百花齐放，咸服其异。”况周颐说：“李松石汝珍撰章回小说名《镜花缘》，言武后时百花齐放，本此。”(《蕙风簃随笔》)《镜花缘》前半部写秀才唐敖因科举受阻，绝意功名，随妻兄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游海外，见识三十多个国家的奇人异事、奇风异俗，后入小蓬莱修道不还；女儿唐小山思父心切，出海寻亲。后半部主要描叙武则天开女科考试，录取才女一百名，她们一同畅饮于“红文馆”，论学谈艺，弹琴弈棋，各显才艺。这一百位才女正是被贬凡间的众位花神。

就《镜花缘》所继承的小说传统而言，它与子部小说中的博物体一类作品联系密切。

博物体是魏、晋、南北朝志怪的一支，它源于先秦的地理学和博物学。夏禹治水，“定高山大川”，这是古代中国人在生产生活中运用地理博物知识的较早尝试，一向被视为地理博物学的起点。至周代，还专门设立了与山川道里、土地物产、外邦异域有关的机构，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

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根据这些机构所收集的资料，后人编写成《禹贡》《周礼·职方氏》及《周书·职方解》等地理博物著作。战国时代《山海经》的问世，标志着博物体志怪初步成型。其特征是：外表虽是记地理、物产，但“好怪而妄言”，充满了荒诞的内容。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序所云：“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汉代的《神异经》已是成熟的博物体志怪。魏、晋、南北朝的《博物志》《玄中记》《述异记》等则是博物体志怪高峰期的作品，其中《博物志》成就较高。

从创作目的看，博物体小说旨在满足读者对无垠的空间世界的神往之情。人类的视野和认识本来被禁锢在狭小的空间之内，一旦窗户敞开，使之得以眺望远方异域，当然令读者兴奋和沉醉。博物体志怪的魅力其实即在于此。其中那些著名的故事，也尤其充分地满足了读者驰骋于想象空间的需要，如《博物志》卷八《八月槎》：读者借助这个作品的描述进入银河系，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人生情态。

与创作目的相联系，在题材上，博物体志怪以“异物”即远方珍异为主。《山海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山川道里物产及远国异民；《神异经》“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十洲记》热衷于向读者介绍道家的大丘灵阜、真仙神官、仙草灵药、甘液玉英、奇禽异兽；《博物志》以“物”名书，堪称画龙点睛，充分显示了博物体志怪在内容上的特点。

从体例看，博物体以方位的移换为依托。不妨浏览一下《山海经》的总目，共十八卷：

南山经第一	西山经第二	北山经第三
东山经第四	中山经第五	海外南经第六
海外西经第七	海内北经第八	海外东经第九
海内南经第十	海内西经第十一	海内北经第十二
海内东经第十三	大荒东经第十四	大荒南经第十五
大荒西经第十六	大荒北经第十七	海内经第十八

《隋书》《唐书》诸志，皆以《山海经》为地理书之冠，并非毫无理由——至少其体例与地理著作非常一致。《神异经》《十洲记》亦多次被收入地理类。《神异经》共九篇，依次分述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等八荒及中荒的山川道里、神灵异人、草木、飞禽、走兽。《十洲记》历述祖洲、瀛洲、悬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沧海岛、方丈洲、扶桑、蓬丘、昆仑的奇珍异宝。《博物志》的体例复杂一些，但正如崔世节《博物志·跋》所说：“天地之高厚，日月之晦明，四方人物之不同，昆虫草木之淑妙者，无不备载。”方位的移

换仍是其体例所本。

从写法看，博物体是从地理书发展来的，重在说明远方珍异的形状、性质、特征、成因、关系、功用等，意在使读者清楚明白地把握对象，所以，生动准确地描写较之曲折的叙事是更重要的。与此相关，博物体可以利用图画来加强直观性，如《山海经》，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云：“经载叔均方耕，欢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义应尔。”东晋诗人陶渊明《读山海经》诗所谓“流观《山海》图”，不是随便写的，他确实是一边读书，一边看插图。《神异经》是否配有图画不得而知。但其中“状似虎”“状如人身”“其状如鸡”一类的陈述方式，突出的仍是对象能够画出的特征。《十洲记》中“有鸟如乌状”“形似偃盆”的句型以及对色彩、距离的强调，用意亦同。

二

《镜花缘》的卓越之处在于，这部作品一方面借鉴了传统博物体小说的写法，另一方面又在博物体的叙述架构中容纳了丰富的社会人生内容，因而成为一部分量厚重的长篇小说名著。我们先看《镜花缘》的上半部。

其一，与魏、晋、南北朝的《博物志》一类博物体小说一样，《镜花缘》的故事也以方位的移换为依托，并借助这种游记体展开广泛的社会生活或人生情境。

李汝珍以唐敖、林之洋的游历为线索，依次展开对于数十个海外国家风土人情的描述，它们是：君子国、大人国、黑齿国、劳民国、聂民国、无肠国、犬封国、元股国、毛民国、毗騤国、无臂国、深目国、长人国、歧舌国、智佳国、靖人国、跂踵国、穿胸国、厌火国、两面国、白民国、轩辕国、淑士国、长臂国、结胸国、翼民国、豕喙国、伯虑国、巫咸国、寿麻国、交胫国、女儿国、三身国、欢兜国、周饶国、奇肱国、三首国、三苗国、丈夫国，等等。有意味的是，这几十个国家的名称，不是信手拈来的，也不是信口编造的，而大都依据《山海经》的记载。《镜花缘》中有几段插话，我们不宜草草读过，如第三十八回，多九公道：“老夫记得古人言：‘轩辕之人，不寿者八百岁。’大约千岁还不算高寿哩。”第三十九回，淑士国王道：“小弟偶然想起天朝有部书，是夏朝人作的，晋朝人注的，可惜把书名忘了，上面注解曾言‘长股人常驼长臂人入海取鱼’，谁知长臂王兄今日巧巧也说这话。倒像故意弄这故典，以致诸位王兄从中生出许多妙论。”黑齿国王道：“小弟当日曾见此书，上面奇奇怪怪，无所不有，大约诸位王兄家谱都在上面。”所谓“故意弄这故典”，所谓“家谱都在上面”，都是指着《山海经》说的。李汝珍反复提到“古人言”，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提醒读者注意他

写《镜花缘》所依傍的《山海经》以降博物体小说的传统。

李汝珍的出色之处还在于：他以这些国度为平台，机锋侧出，时常展开风趣而耐人寻味的描写、议论，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又长了见识、开了眼界。比如第十九回写黑齿国，李汝珍借唐敖之口发了一通议论：“刚才小弟因这国人过黑，未将他的面目十分留神，此时一路看来，只觉个个美貌无比。而且无论男妇，都是满脸书卷秀气，那种风流儒雅光景，倒象都从这个黑气中透出来的。细细看去，不但面上这股黑气万不可少，并且回想那些脂粉之流，反觉其丑。小弟看来看去，只觉自惭形秽。如今我们杂在众人中，被这书卷秀气四面一衬，只觉面目可憎，俗气逼人。与其教他们看著耻笑，莫若趁早走罢！”这当然是调侃那些只重外貌不重内在的人的，但说得如此有趣，效果当然就不同寻常。至于“白民国”人，虽然长得“美貌异常”，却一派酸文假醋，竟将孟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念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情节，适与黑齿国成为对照。

黑齿国论孟子，也是一段好议论。第十八回，也是借唐敖之口，李汝珍着力抬高孟子在儒家谱系中的地位：“即如《孟子》‘诛一夫’及‘视君如寇仇’之说，后人虽多评论，但以其书体要而论，昔人有云：‘总群圣之道者，莫大乎六经，绍六经之教者，莫尚乎孟子。’当日孔子既没，儒分为八；其他纵横捭阖，波谲云诡。惟孟子挺命世之才，距杨、墨，放淫辞；明王政之易行，以救时弊；阐性善之本量，以断群疑；致孔子之教，独尊千古。是有功圣门，莫如孟子，学者岂可訾议。况孟子‘闻诛一夫’之言，亦因当时之君，惟知战斗，不务修德，故以此语警戒，至‘寇仇’之言，亦是劝勉宣王，待臣宜加恩礼；都为要救时弊起见。时当战国，邪说横行，不知仁义为何物，若单讲道学，徒费唇舌；必须喻之利害，方能动听，故不觉言之过当。读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自得其义。总而言之：尊崇孔子之教，实出孟子之力；阐发孔、孟之学，却是新安之功。”在儒家的众多圣贤中，除了孔子外，李汝珍最推崇的就是孟子了。而所以推重他，又在于孟子不是“单讲道学，徒费唇舌”，而是“都为要救时弊起见”。李汝珍对孟子的表彰，其实也表达了他本人的人文情怀。《镜花缘》是一部与世道人心关系密切的好书。

李汝珍改善社会风俗的强烈愿望突出表现在第十二回。这一回的回目即是《双宰辅畅谈俗弊，两书生敬服良箴》。李汝珍安排君子国的两位“宰辅”抨击了十一种“俗弊”：一、“选风水”。二、生子女后大开庆贺筵宴。三、“将子女送入空门”，以“蒙神佛护佑”。四、争讼。五、“每每屠宰耕牛”。六、“宴客”时“往往珍馐罗列，穷极奢华”。七、三姑六婆。八、后母。九、妇女缠足。十、算命结婚。十一、“尚奢华，即如嫁娶、殡葬、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莫不失

之过侈”。其中当然不无迂腐之见，但从总体来看，李汝珍对于匡正风俗、改造风俗的深切关注是值得尊敬的。

其二，与魏、晋、南北朝的《博物志》一类博物体小说一样，《镜花缘》记叙唐敖、林之洋游历的所见所闻，也以“异物”即远国异民（如长臂国人）或仙草灵药（如清肠稻）为主，但其所见所闻并非引导读者飘然出世，而是引导读者联想或更加关心我们的人间生活。

李汝珍关于女儿国的描写一向为人称道，其原因就在于，《镜花缘》不仅写出了女儿国的奇异，还借其奇异映照出现实社会的荒唐，能够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李汝珍从《山海经》记载的女儿国受到启发，写女儿国的特点是“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衣裙，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并在此前提下叙述了林之洋的荒谬遭遇。林之洋被女儿国的国王看中，封为王妃，关在宫里。于是，这位年过半百的来自“天朝上国”的男子，在很短的时间内以传奇的方式体验了中国女性十几年的苦痛。第一步是穿耳：

几个中年官娥走来，都是身高体壮，满嘴胡须。内中一个白须官娥，手拿针线，走到床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个官娥上来，紧扶住。那白须官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碾了几碾，登时一针穿过。林之洋大叫一声：“疼杀俺了！”望后一仰，幸亏官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几碾，也是一针直过。林之洋只疼的喊叫连声。两耳穿过，用些铅粉涂上，揉了几揉，戴了一副八宝金环。（第三十三回）

第二步是缠足：

接着，有个黑须官人，手拿一匹白绫，也向床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缠足。”又上来两个官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莲”，把绫袜脱去。那黑须官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官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官娥紧紧靠定，又被两个官娥把脚扶住，丝毫不能转动。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两足缠过，众官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时。（第三十三回）

整个情节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然而正是这种表面的荒唐可笑，强有力地提醒读者，那些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其实是多么残忍和不人道！是的，在我们这个“天朝上国”里，妇女穿耳、裹足的境遇“自古如此”，习以为常之下，人们已麻木了，迟钝了，感觉不到其中的血腥味。现在一经点醒，真是振聋发聩。

其三，与魏、晋、南北朝的《博物志》一类博物体小说一样，《镜花缘》写远方珍异，注重突出色彩和形状。当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汝珍的技巧更为圆熟和丰富些。一、他善于借助风趣的调侃强化对象的特征。如第三十九回，长臂国王对长股国王说：“小弟同王兄凑起来，却是好好一个渔翁。”长股国王不解，长臂国王解释道：“王兄腿长两丈，小弟臂长两丈。若到海中取鱼，王兄将我驼在肩上：你的腿长，可以不怕水漫；我的臂长，可以深处取鱼。岂非绝好渔翁么？”这都属于借机生发，让长臂、长腿这两个外形特征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与此相互辉映的手法是借题发挥，经由对世情的调侃有效地将对象的特征予以强调。例证依然在第三十九回。因长股国王担心长臂国王在取鱼时撒尿，翼民国王道：“聂耳王兄耳最大，王兄尽可躲在其内。”结胸国王道：“聂耳王兄耳虽长大，但他近来耳软，喜听谗言，每每误事。”这种手法，在强调对象的外形特征时，突出了人性和生活中的喜剧意味，并传达出某种人生智慧。二、李汝珍还能从容不迫地利用对象的奇异特征编织出风趣的或惊险的故事。比如第二十五回记唐敖、林之洋在两面国的经历。两面国人的特征是：“个个都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里面戴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唐敖见了“里面”的行藏，吓得失声大叫；林之洋也吓软了腿，望着两面国人“磕了几个头，这才逃回”。这样的情节，带有几分历险小说的意味，目的是让读者牢牢记住两面国人的特征，也顺便调侃了那些笑里藏刀的家伙。

三

说《镜花缘》的上半部属于博物体小说，一般读者也许不会持异议。但它的后五十回，亦即作品的下半部，是否也有理由归入博物体的范畴？

《镜花缘》第二十三回说：“这部‘少子’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读书人做的——这人就是老子后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经》，讲的都是元虚奥妙；他这‘少子’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这段话可当做李汝珍的“自报家门”来读。他是老子李耳的后代，故自称其《镜花缘》为“少子”，以与《老子》相配。他介绍《镜花缘》“上面”的内容，如就后五十回而言，其实更切题些。

从子部博物体小说多近乎“杂俎”的特征来看，《镜花缘》后五十回的内容无疑是可以归入博物范围的。我们先考察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博物志》的体例略仿《山海经》，于地理、山川、异物、奇境、殊俗、琐事、神话、野史以至礼制、服饰等，无所不记，而中心则是神仙与方术。通常以名山、大川、外国、

奇境为神仙所在地，以凤凰、麒麟、琪芝、神草为仙境异物，以表达对于仙境的由衷向慕之情。作为中国小说史上博物体的代表作之一，它与汉代博物体小说的风格大体相近，但有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是加强叙述，如《天门郡仙谷》等篇；二是题材的拓展，小说中的若干类目，如“食忌”“药术”“文籍考”“地理考”“人名考”“物名考”“史补”等，包罗历史人物传说、文物考证、花鸟虫鱼等诸多方面，已近乎“杂俎”。“博物”之“博”，本来就意味着收罗广泛。以《博物志》作为参照系，我们可以放心地告诉读者：《镜花缘》后五十回着重介绍古代游艺的花色，做文字、音韵的游戏，所做的正是这类小说分内的事情。

唐代的博物体小说，以段成式《酉阳杂俎》最为出色。《酉阳杂俎》广泛涉及仙佛、鬼怪、人事、动植、酒食、寺庙、考证等方面，琳琅满目，有似类书。宋周登《酉阳杂俎·后序》说：“其书类多仙佛诡怪、幽经秘录之所出。至于推析物理，《器奇》《艺绝》《广动植》等篇，则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者。”宋邓复《酉阳杂俎·序》：“今考其论撰，盖有书生终身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为博矣。”“博”与“杂”密不可分，段成式将他的这部博物体小说名为“杂俎”，可谓恰如其分。从这个角度看，“论学说艺，数典谈经”，似“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镜花缘》，堪称博物体小说的嫡传。

也许应该强调一个事实：在文学史上，凡创作博物体小说的，均为博识多闻的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华阳博议（下）》云：“两汉以迄六朝，所称博洽之士，于术数、方技靡不淹通，如东方、中垒、平子、景纯、崔敏、崔浩、刘焯、刘炫之属，凡三辰七曜、四气五行、九章六律，皆究极奥眇，彼以为学问中一事也。”《华阳博议引》亦云：“古今称博识者，公孙大夫、东方待诏、刘中垒、张司空之流尚矣。”其中，张司空（张华）、景纯（郭璞字景纯）恰好是两部大名鼎鼎的博物体小说（《博物志》《玄中记》）的作者。段成式同样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李汝珍亦然。关于李汝珍的博学，《音鉴》的几篇序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材料，余集说：“大兴李子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究源索隐，心领神悟。”石文奎说：“松石先生伉爽遇物，肝胆遇人。平生工篆隶，猎图史，旁及星卜、弈戏诸事，靡不触手成趣。花间月下，对酒征歌，兴至则一饮百觥，挥霍如土。”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李汝珍，随笔游戏，无不得心应手。非学者型的作家是不敢尝试写博物体小说的。

李汝珍不止博学，而且多识，时常有令人神爽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集中在前五十回中，不过后五十回中也时有所见。例如第五十一回。两面国的强盗想收唐小山等做妾，因此惹动了压寨夫人的醋意。“妒”，一向被视为妇女的恶德之一，但李汝珍却看出了“妒”的某种合理性，并将这位“妒妇”写的

豪气逼人。他让这位“妒妇”将其丈夫打了四十大板，并狠狠地训斥其丈夫说：“既如此，为何一心只想讨妾？假如我要讨个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你们作男子的，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一经转到富贵场中，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不独疏亲慢友，种种骄傲，并将糟糠之情，也置度外。这真是强盗行为，已该碎尸万段！你还只想置妾，哪里有个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别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我才甘心！今日打过，嗣后我也不来管你。总而言之，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我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发美。这个故典并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让一个强盗夫人、一个“妒妇”这样理直气壮地跟丈夫讨论面首问题，表明李汝珍不乏深刻之处，只是他不愿一本正经地说那些深刻的话罢了。笑谈真理，这也是一种风度。《镜花缘》是一部风度翩翩的小说。

博物体小说是学者的小说。我们说《镜花缘》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言下之意是：它以博学多识取胜，可以归入以才学见长的一派。但这并不是说，李汝珍就没有深刻的思想和博大的情怀。《镜花缘》将才学、见识与风趣融为一体，在清代嘉庆年间独领风骚，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陈文新

目 录

第一回	女魁星北斗垂景象	老王母西池赐芳筵	1
第二回	发正言花仙顺时令	定罚约月姊助风狂	4
第三回	徐英公传檄起义兵	骆主簿修书寄良友	6
第四回	吟雪诗暖阁赌酒	挥醉笔上苑催花	8
第五回	俏宫娥戏嘲桦皮树	武太后怒贬牡丹花	11
第六回	众宰承宣游上苑	百花获谴降红尘	14
第七回	小才女月下论文科	老书生梦中闻善果	18
第八回	弃嚣尘结伴游寰海	觅胜迹穷踪越远山	21
第九回	服肉芝延年益寿	食朱草入圣超凡	24
第十回	诛大虫佳人施药箭	搏奇鸟壮士奋空拳	28
第十一回	观雅化闲游君子邦	慕仁风误入良臣府	33
第十二回	双宰辅畅谈俗弊	两书生敬服良箴	36
第十三回	美人入海遭罗网	儒士登山失路途	41
第十四回	谈寿夭道经聂耳	论穷通路出无肠	45
第十五回	喜相逢师生谈故旧	巧遇合宾主结新亲	48
第十六回	紫衣女殷勤问字	白发翁傲慢谈文	53
第十七回	因字声粗谈切韵	闻雁唳细问来宾	57
第十八回	辟清谈幼女讲《易经》	发至论书生尊《孟子》	61
第十九回	受女辱潜逃黑齿邦	观民风联步小人国	65
第二十回	丹桂岩山鸡舞镜	碧梧岭孔雀开屏	69
第二十一回	逢恶兽唐生被难	施神枪魏女解围	73
第二十二回	遇白民儒士听奇文	观药兽武夫发妙论	78
第二十三回	说酸话酒保咬文	讲迂谈腐儒嚼字	82
第二十四回	唐探花酒楼闻善政	徐公子茶肆叙衷情	86
第二十五回	越危垣潜出淑士关	登曲岸闲游两面国	90
第二十六回	遇强梁义女怀德	遭大厄灵鱼报恩	93
第二十七回	观奇形路过翼民郡	谈异相道出豕喙乡	97
第二十八回	老书生仗义舞龙泉	小美女衔恩脱虎穴	102

第二十九回	服妙药幼子回春	传奇方老翁济世	105
第三十回	觅蝇头林郎货禽鸟	因恙体枝女作螟蛉	109
第三十一回	谈字母妙语指迷团	看花灯戏言猜哑谜	112
第三十二回	访筹算畅游智佳国	观艳妆闲步女儿乡	119
第三十三回	粉面郎缠足受困	长须女玩股垂情	123
第三十四回	观丽人女主定吉期	访良友老翁得凶信	126
第三十五回	现红鸾林贵妃应课	揭黄榜唐义士治河	128
第三十六回	佳人喜做东床婿	壮士愁为举案妻	132
第三十七回	新贵妃返本为男	旧储子还原作女	136
第三十八回	步玉桥茂林观凤舞	穿金户宝殿听莺歌	139
第三十九回	轩辕国诸王祝寿	蓬莱岛二老游山	143
第四十回	入仙山撒手弃凡尘	走瀚海牵肠归故土	146
第四十一回	观奇图喜遇佳文	述御旨欣逢盛典	151
第四十二回	开女试太后颁恩诏	笃亲情佳人盼好音	160
第四十三回	因游戏仙猿露意	念劬劳孝女伤怀	163
第四十四回	小孝女岭上访红蕖	老道姑舟中献瑞草	167
第四十五回	君子国海中逢水怪	丈夫邦岭下遇山精	170
第四十六回	施慈悲仙子降妖	发慷慨储君结伴	174
第四十七回	水月村樵夫寄信	镜花岭孝女寻亲	178
第四十八回	睹碑记默喻仙机	观图章微明妙旨	181
第四十九回	泣红亭书叶传佳话	流翠浦搴裳觅旧踪	186
第五十回	遇难成祥马能伏虎	逢凶化吉妇可降夫	189
第五十一回	走穷途孝女绝粮	得生路仙姑献稻	194
第五十二回	谈春秋胸罗锦绣	讲礼制口吐珠玑	198
第五十三回	论前朝数语分南北	书旧史挥毫贯古今	202
第五十四回	通智慧白猿窃书	显奇能红女传信	207
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细谈妙剂	洛家娃默祷灵签	210
第五十六回	诣芳邻姑嫂巧遇	游瀚海主仆重逢	213
第五十七回	读血书伤情思旧友	闻凶信仗义访良朋	218
第五十八回	史将军陇右失机	宰少女途中得胜	221
第五十九回	洛公子山中避难	史英豪岭下招兵	224
第六十回	熊大郎途中失要犯	燕小姐堂上宴嘉宾	227
第六十五回	小才女亭内品茶	老总兵团中留客	232
第六十二回	绿香园四美巧相逢	红文馆群芳小聚会	235

第六十三回	论科场众女谈果报	误考试十美具公呈	238
第六十四回	赌石砚舅甥斗趣	猜灯谜姊妹陶情	241
第六十五回	盼佳音虔心问卜	预盛典奉命抢才	245
第六十六回	借飞车国王访储子	放黄榜太后考闺才	251
第六十七回	小才女卞府谒师	老国舅黄门进表	256
第六十八回	受荣封三孤膺敕命	奉宠召众美赴华筵	261
第六十九回	百花大聚宗伯府	众美初临晚芳园	264
第七十回	述奇形蚕茧当小帽	谈异域酒坛作烟壶	267
第七十一回	触旧事神往泣红亭	联新交情深凝翠馆	270
第七十二回	古桐台五美抚瑶琴	白茉亭八女写春扇	273
第七十三回	看围棋姚姝谈弈谱	观马吊孟女讲牌经	277
第七十四回	打双陆嘉言述前贤	下象棋谐语谈故事	282
第七十五回	弄新声水榭吹箫	隐俏体纱窗听课	286
第七十六回	讲六壬花前阐妙旨	观四课牖下窃真传	289
第七十七回	斗百草全除旧套	对群花别出新裁	293
第七十八回	运巧思对酒纵谐谈	飞旧句当筵行妙令	297
第七十九回	指迷团灵心讲射	擅巧技妙算谈天	300
第八十回	打灯虎亭中赌画扇	抛气球园内舞花鞋	305
第八十一回	白茉亭董女谈诗	凝翠馆兰姑设宴	309
第八十二回	行酒令书句飞双声	辩古文字音讹叠韵	314
第八十三回	说大书佐酒为欢	唱小曲飞觞作乐	319
第八十四回	逞豪兴朗吟妙句	发婆心敬诵《真经》	323
第八十五回	论《韵谱》冷言讥沈约	引《毛诗》佳句美庄姜	327
第八十六回	念亲情孝女挥泪眼	谈本姓侍儿解人颐	331
第八十七回	因旧事游戏仿《楚词》	即美景诙谐编《月令》	335
第八十八回	借月旦月姊释前嫌	逞风狂风姨泄旧忿	340
第八十九回	阐元机历述新诗	溯旧迹质明往事	345
第九十回	乘酒意醉诵凄凉句	警芳心惊闻惨淡词	349
第九十一回	拆妙字换柱抽梁	掣牙签指鹿为马	354
第九十二回	论果羸佳人施慧性	辨壺卢婢子具心灵	359
第九十三回	百花仙即景露禅机	众才女尽欢结酒令	363
第九十四回	文艳王奉命回故里	女学士思亲入仙山	368
第九十五回	因旧恙筵上谈医	结新交庭中舞剑	371
第九十六回	秉忠诚部下起雄兵	施邪术关前摆毒阵	374

第九十七回	仙姑山上指迷团	节度营中解妙旨	379
第九十八回	逞雄心挑战无火关	启欲念被围巴刀阵	382
第九十九回	迷本性将军游幻境	发慈心仙子下凡尘	386
第一百回	建奇勋节度还朝	传大宝中宗复位	391

第二回	李密山中遇故人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二十六
第三回	观雨人入山中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二十七
第四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二十八
第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二十九
第六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三十
第七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三十一
第八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三十二
第九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三十三
第十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三十四
第十一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三十五
第十二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三十六
第十三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三十七
第十四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三十八
第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三十九
第十六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四十
第十七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四十一
第十八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四十二
第十九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四十三
第二十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四十四
第二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四十五
第二十六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四十六
第二十七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四十七
第二十八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四十八
第二十九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四十九
第三十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五十
第三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五十六
第三十六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五十七
第三十七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五十八
第三十八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五十九
第三十九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六十
第四十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六十一
第四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六十二
第四十六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六十三
第四十七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六十四
第四十八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六十五
第四十九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六十六
第五十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六十七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六十八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六十九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七十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七十一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七十二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七十三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七十四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七十五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七十六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七十七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七十八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七十九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八十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八十一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八十二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八十三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八十四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八十五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八十六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八十七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八十八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八十九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九十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九十一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九十二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九十三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九十四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九十五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九十六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九十七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九十八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九十九
第五十五回	裴徽入京见故友	裴徽入京见故友	回一百

第一回 女魁星北斗垂景象 老王母西池赐芳筵

昔曹大家(gū)[即班昭。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大家，即大姑，古代对女子的尊称]《女诫》云：“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无者也。今开卷为何以班昭《女诫》作引？盖此书所载虽闺阁琐事，儿女闲情，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历历有人，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非素日恪遵《女诫》，敬守良箴，何能至此？岂可因事涉杳渺，人有妍媸，一并使之泯灭？故于灯前月夕，长夏余冬，濡毫戏墨，汇为一编：其贤者彰之，不肖者鄙之；女有为女，妇有为妇；常有为常，变有为变。所叙虽近琐细，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淫词秽语，概所不录。其中奇奇幻幻，悉由群芳被谪，以发其端。试观首卷，便知梗概。

且说天下名山，除王母所住昆仑之外，海岛中有三座名山：一名蓬莱，二名方丈，三名瀛洲。都是道路窎(diào)[深邃貌]远，其高异常。当日《史记》曾言这三座山都是神仙聚集之处。后来《拾遗记》同《博物志》极言其中珍宝之盛，景致之佳。最可爱的：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青之草。他如仙果、瑞木、嘉谷、祥禾之类，更难枚举。

内中单讲蓬莱山有个薄命岩，岩上有个红颜洞；洞内有位仙姑，总司天下名花，乃群芳之主，名百花仙子，在此修行多年。这日正值三月初三日王母圣诞，正要前去祝寿，有素日相契的百草仙子来约同赴蟠桃胜会。百花仙子即命女童捧了“百花酿”，又约了百果、百谷二位仙子。四位仙姑，各驾云头向西方昆仑而来。

行至中途，四面祥云缭绕，紫雾缤纷。原来都是各洞神仙也去赴会。忽见北斗宫中现出万丈红光，耀人眼目。内有一位星君，跳舞而出。装束打扮，虽似魁星，而花容月貌，却是一位美女。左手执笔，右手执斗；四面红光围护，驾着彩云，也向昆仑去了。

百谷仙子道：“这位星君如此模样，想来必是魁星夫人。原来魁星竟有浑家[古人谦称自己妻子的一种说法]，却也罕见！”百花仙子道：“魁星既为神仙，岂无匹偶？且神道变幻不测，亦难详其底细。或者此时下界，别有垂兆，故此星以变相出现，亦未可知。”百果仙子笑道：“据小仙看来，今日是西王母圣诞，所以魁星特命娘子祝寿；将来到了东王公圣诞，才是魁星亲自拜寿哩。但这夫人四面红光护体，紫雾盘旋，不知是何垂兆。”百花仙子道：“小仙向闻魁星专

司下界人文。近来每见斗宫红光四射，华彩腾霄，今以变相出现，又复紫气毫光，彻于天地。如此景象，下界人文，定卜其盛。奈我辈道行浅薄，不知其兆应在何时何处。”百草仙子道：“小仙闻海外小蓬莱有一玉碑，上具人文，近日常发光芒，与魁星遥遥相映，大约兆应玉碑之内。”百花仙子道：“玉碑所载是何人文？我们可能一见？”百草仙子道：“此碑内寓仙机，现有仙吏把守，须俟(sì) [等待]数百年后，得遇有缘，方得出现。此时机缘尚早，我们何能骤见？”百花仙子道：“不知小仙与这玉碑可能有缘？可惜我们虽成正果，究系女身，将来即使得睹玉碑人文之盛，其中所载，设或俱是儒生，无一闺秀，我辈岂不减色？”百草仙子道：“现在魁星既现女像，其为坤兆无疑。况闻玉碑所放文光，每交午后，或逢双日，尤其焕彩，较平时迥(jiǒng) [远]不相同。以阴阳而论，午后属阴，双亦属阴；文光主才，纯阴主女。据这景象，岂但一二闺秀，只怕尽是巾帼奇才哩！”百花仙子道：“仙姑所见固是；小仙看来，即使所载竟是巾帼，设或无缘，不能一见，岂非镜花水月，终虚所望么？”百草仙子道：“这派景象，我们今日既得预睹，岂是无缘？大约日后总有一位姐姐恭逢其盛，此时渺渺茫茫，谈也无用。我们且去赴会，何必只管猜这哑谜？”

只见魁星后面又来了四位仙长，形容相貌，与众不同：第一位，绿面獠牙，绿发盖顶，头戴束发金箍，身披葱绿道袍；第二位，红面獠牙，红发盖顶，头戴束发金箍，身披朱红道袍；第三位，黑面獠牙，黑发盖顶，头戴束发金箍，身披玄色道袍；第四位，黄面獠牙，黄发盖顶，头戴束发金箍，身披杏色道袍。各人都捧奇珍异宝，也向昆仑进发。

百花仙子道：“这四位仙长，向日虽在蟠桃会中见过，不知却住那座名山，是何洞主？”百果仙子道：“那位嘴上无须，脖儿长长，脸儿黑黑，行动迂缓，倒像一个假道学，仔细看去宛似龟形，莫非乌龟大仙么？”百草仙子道：“仙姑休得取笑。这四位仙长，乃麟凤龟龙四灵之主：那穿绿袍的，总司天下毛族，乃百兽之主，名百兽大仙；那穿红袍的，总司天下禽族，乃百鸟之主，名百鸟大仙；那穿黑袍的，总司天下介族 [泛指甲壳类动物]，乃百介之主，名百介大仙；那穿黄袍的，总司天下鳞族，乃百鳞之主，名百鳞大仙。今日各携宝物，大约也因祝寿而来。”

说话间，四灵大仙过去。只见福、禄、寿、财、喜五位星君，同著木公、老君、彭祖、张仙、月老、刘海蟾、和合二仙，也远远而来。后面还有红孩儿、金童儿、青女儿、玉女儿，都脚驾风火轮，并各洞许多仙翁、仙姑，前前后后，到了昆仑。四位仙姑，也都跟著，齐上瑶池行礼，各献祝寿之物。侍从一一收了，留众仙筵宴。王母坐在中间，旁有元女、织女、麻姑、嫦娥及众女仙，左右相陪；其余各仙，俱列瑶台两旁，遥遥侍坐。王母各赐仙桃一枚，众仙拜谢，按次归